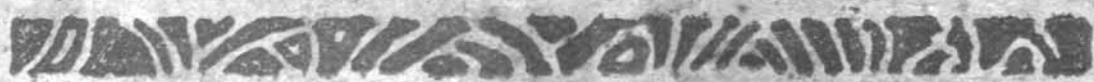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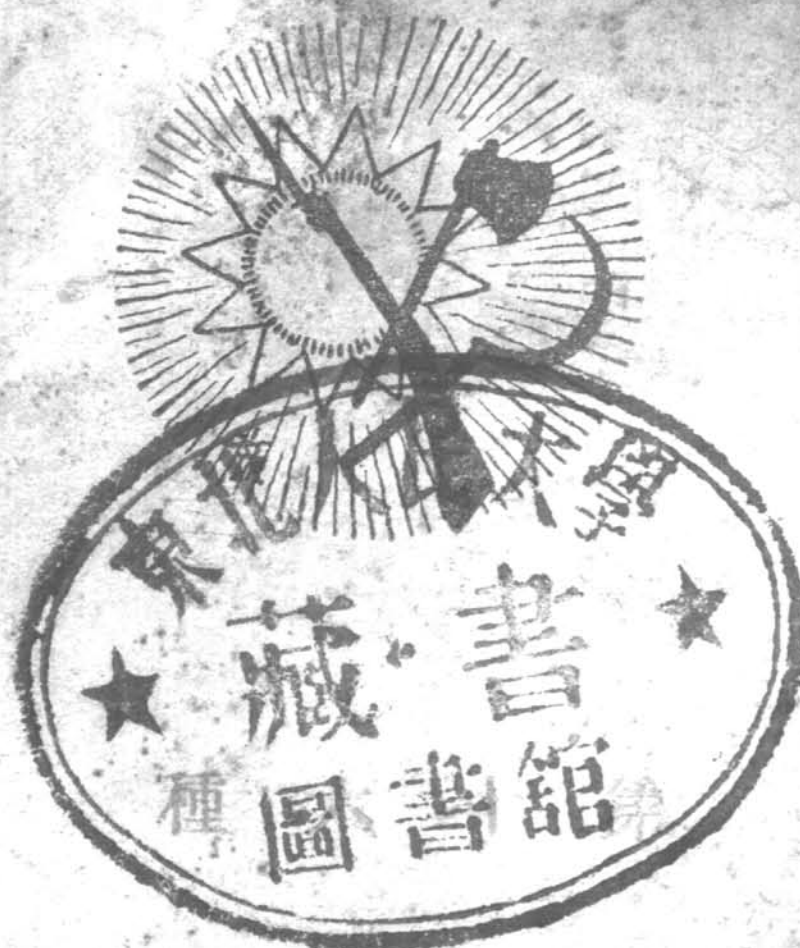


對國家主義派的反攻



第一集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印行

1926

軍事消息之先驅
軍事消息之先驅
軍事消息之先驅
軍事消息之先驅
軍事消息之先驅

戰事新聞

每日出版一張，每星期附刊
畫報一次，團體贈閱，個人
定購每月二角，郵費在內。

編者：...
發行處：...
廣東省政府內總政治部

對國家主義派的反攻 第一集

目次

- 一、反國家主義……………湯澄波
 - 二、國家主義之根本的荒謬……………卓宣
 - 三、國家主義的中心思想……………楚女
 - 四、國家主義的根本錯誤在那裡？……………王啟鯤
 - 五、我們真不要國家嗎？……………雙十
 - 六、我們反對國家主義的理由……………鄭容
 - 七、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職畧……………漆也流
 - 八、國家主義者反蘇俄的心理……………黃鐵民
 - 九、國家主義者的原形……………鍾
 - 十、編輯後話……………編者
- 附反國家主義宣傳大綱……………後方各級政治部宣傳科聯席會議議決

1、2页缺失

主義。李璜說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陳啟天說是國際主義之基礎。

(2) 國家主義是包羅萬象，一方面好像無所不非而一方面又好像無所不是的空想的東西。是社會主義之基礎，又與個人主義相輔。真是妙不可言了！

陳氏的國家主義所以與李氏的相反，或者是因為陳氏的新國家主義（他自己說的）而李氏的則為舊國家主義（不知李氏首肯否）。然而陳氏之所謂新國家主義，無所不非而又無所不是的新國家主義，究竟能具有實際存在之可能嗎？如其是有的，我恐怕只是在他的腦根中和他的文章中罷！

三、國家主義派的國家理論

上述的定義的衝突也許是因為醒獅派未有開過磋商定義會議小心考慮採取什麼的定義所致？他們若開過這種會議也許會刪去不便的地方而把一個折衷調和的定義弄出來罷？所以我們可不必過度責備，免得他們說我們吹毛求疵。我們現在且進而研究他們的根本理論——國家的理論。

劈頭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他們的國家理論是反唯物。的。他們批評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說是偏激和太過簡單。請看他們說：

「我們一到眼，便可以覺着他們（指馬氏與蒲魯東）以經濟史觀，唯物觀念來解釋國性，否認國性的說法過于簡單。所以他們的結論便都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的地方：一個說國性是資本階級的，平民操之不會生出什麼感情，而且是他們不該應要的。……天下事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最可怪者：馬克斯……是根本主張自由與正誼的人：個人的自由正誼，階級的自由正誼便千真萬真，一個人與階級受了壓迫與侵凌便能生出「不平則鳴」的情感，而一個國家受了壓迫侵凌，便不能生出要求獨立的情感。這未免有些不合邏輯的道理！」

一般批評唯物論的人都說是太過簡單。所以他們一到眼便覺得經濟史觀與唯物論是不對的，其實說唯物論過于簡單的人大都是因他們一到眼便覺得太簡單的原故。根據他們的自供，我們便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因為唯物哲學而是因為他們看得太簡單罷了。天上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

主張個人有自由正誼便要主張有國性，天下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因國民一時「能」生出要求獨立的情感，便說平民「應該」對國家生感情，「應該」要國性，這正是未免有些不合邏輯罷！

5-12 页缺失

中國得有「國賊」貪官污吏與惡霸土豪，這「國家主義派所承認的」。這些人算不算在全民之內呢？當然不算，這是國家主義派所承認的（見論文集頁一一〇）。然則什麼是規定全民的準則呢？專謀私利的好商不算是全民分子，進貢外人的買辦算麼？魚肉鄉民的濫紳不算，坐收田利的地主算麼？這些問題都是這派所要答而實為他們所不能答的。因為若是他們要提出個根本的標準他們便要回到階級問題，而變了主張階級鬥爭的人了。所以暫時的全民政治這條途徑是走不通的。

然而國家主義派却不是走第一條途徑而是走第二條途徑。他們說：「國家主義者不但在此日驅除國內外暴力的時候，要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于革命運動，并且來日全民革命之後，也要一樣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于建設工夫」（見論文集頁二二）。

第二條途徑之也走不通，原本在上文討論第一條途徑的難關的地方，便可以見出。不過國家主義必會反駁道：你們的說法是我們不贊成的，因為我們根本上不承認中國真正有你們所謂那種階級之存在。所以為說明第二途徑之都是走不通，便又要轉到中國的階級問題去了。

我們所謂中國的階級問題就是中國有沒有利害衝突到要鬥爭的階級的問題（因為中國之有種種階級是國家主義派所承認的——見論文集頁一〇九）。照國家主義派看來，中國是

沒有這些階級的。他們說：

「階級鬥爭，必甲階級與乙階級的利害絕對衝突，纔會發生，中國目前，試問有了這種階級沒有？如其是有之，只是貪官污吏土霸惡豪與非此之兩個階級罷！但是他們貪官污吏土霸惡豪這個階級，配不配與非此的階級對立；」（論文集頁一〇九）

這段話可以證明他們完全不了解階級區別的標準。因為不了解這個，所以他們便以為階級鬥爭是要兩階級的利害絕對衝突才會發生，便說中國沒有這種階級，便說貪官污吏等階級不配與非此的階級對立。貪官污吏等階級當然是不配與非此的階級對立，因為這不是依照階級的正確標準而區別的。

階級的真正標準在那裏？有些人以為是在「生產機關」，這是真的。但一般人（國家主義派在內）因為中國未形成有產與無產兩大階級而說中國沒有利害衝突到要鬥爭的階級的階級，則實屬謬誤之極。生產機關不過是在工業革命後的歐美中的通用的標準，並不是區分階級的根本標準。不過在工業國家却可以視為普遍的標準罷了。這是研究中國階級問題的人所萬不忽畧之點。

區別階級的根本標準是根據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而成立的。那就是說，所謂利害衝突的階級是有其經濟基礎的，這種階級之存在完全視乎其有沒有不勞而獲的收入而定。

所謂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就是由這個界線區分出來。

然則中國內有沒有這種階級呢？事實上是有的。少數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不消說，是這種的階級。即就構成國民極大部分的農民和地主而言，每年平均進款一八八·六二元的佃戶與五三六·七〇元的地主（據守常先生統計，見中國農民第五期）又豈不是證明他們是這樣的階級麼？

國家主義者硬要說中國沒有利害衝突到要鬥爭的階級，實是閉着眼睛不看事實而作欺世之論！

此外關於中國的階級問題，還有一點我們應該知道的。我們也當然不贊成獨夫專制。但是倘若形勢上不得已而要使最大多數的階級專政，則我們却贊成那個階級專政，因為那種專制無論如何都較少數階級專政為好。

六、對外政策

國家主義派的政治理論根本上是「祖國的」（論文集頁二四），所以其對外政策也便不主張聯合弱小民族，聯合其他任何的國家。我們研究一下，便知道他們的根本謬誤在于不承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他們說：

「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資本帝國」，「美利堅資本帝國」，「法蘭西資本帝國」，「日本資

本帝國」而已，無所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何則？彼等之利害衝突，因無日不在暗鬥之中也。」（論文集頁一〇〇）

他們這種因為帝國主義者互相暗鬥而謂無所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論調是極端不合邏輯的。他們要知道，帝國主義者之互相衝突是一件事，帝國主義者之聯合壓迫中國及其他殖民地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同時並舉是可能的。換言之，帝國主義者相互間之衝突並不絕對妨礙他們之構成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也。就歷史事實而言，庚子賠款中之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帝國主義者種種關於遠東問題，近東問題，及其他殖民地問題的協約都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明證、事迹昭然，絕不容國家主義派所否認者。由這些和他種的事件我們可以知道，帝國主義者彼此相對時常常是衝突暗鬥，但對殖民地及弱小民族時則往往是一致壓迫的。這不過是一種人類中隨時隨地皆有的常事，國家主義派却要否認，其缺乏常識之程度真可謂無以復加矣！

我們的對外政策根本上是和此不同的。我們認識我們國現在處在資本帝國主義之下的形勢。在這種把世界分為兩大營壘——一是有國際性的壓迫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一是有國際性的被壓迫的一般民衆——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下，我們是不能不聯合一切弱小

民族及被壓迫階級以謀反抗的。那就是說，在現在形勢之下，中國的革命是不能世界革命而獨立的。我希望國民黨的一切分子都能够明白這個道理。

因是，我們國民黨便要聯俄，便要聯合其他一切弱小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參看徐謙先生的聯俄政策）

國家主義派因爲不明白現在中國革命中的敵人對象，所以便反對我們的聯俄政策。他們說：「親日親英，既所深惡，親美親俄，亦所不取」。他們以爲我們聯俄只是親俄，好像從前袁世凱之親日那麼樣，是「依人爲活」，「搖尾乞憐」，那真是絕對不懂得我們聯俄的根本意義。

國家主義派既具有上述那種關於對外政策的謬誤見解，所以他們便完全不知道什麼是中國革命中應有的戰術，因而彼此間發生自相矛盾的主張。有些（如靈光）主張國家抵抗進行的第一步驟是肅清內政，是對內而不是對外。（論文集頁一〇八）有些（如李璜）則主張「首先向外人爭回關稅權而實行保護貿易」，是對外而不是對內。（論文集頁一八，一九）。

他們又因此而或發生種種愚蠢可憐的主張。他們說：「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在……」

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國拚命，在帝國主義中間，殺出一條活路頭來」。（論文集頁一八）又說「以理爭（關稅）不行，則以力爭，以力爭不勝，亡也亡得痛快一點」。（論文集頁一九）他們以為拚命殺帝國主義者就是中國唯一的活路，恐怕只是死路罷！他們以為如此死也死得痛快，其實依據我們有確當對外政策的人看起來，不過是死得可憐罷了！

他們又因此而露出向外人搖尾乞憐的態度。你看曾琦說：「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為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論文集頁一〇〇）。我們著實不了解中國現在怎樣可以保護本國而不含有干涉他國之意。他又說：「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尙受羈絆之際恐無餘及此」（同上）。「前半句的話是我們承認的，然而我們著實不了解中國現在的革命怎樣可以脫離世界而獲得成功。反之，使中國革命而與世界革命聯絡一致，如我們之所主張，雖然是要干涉他國的組織，但其成功却是有希望的。俄國受帝國主義封鎖時所因採取「西方受敵，東方反攻」，「外部受敵，內部反攻」（那就是煽動東方殖民地獨立和煽動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罷工）的戰術而獲得勝利的歷史事實（參看拙著近代革命運動概論第六章）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然則國家主義者又何苦因要干涉他國內部組織，因要幹世界革命的工作，而害怕起來，謂無力及此呢？

19-30 页缺失

(教育學術文化等)，俱為有產階級所把握。國家底界限，是他們財產權底範圍，國家底權力，是他們保護財產權底工具，但有產階級人少，當然要用國家主義來攪動并欺騙無產階級以及農民等之起來，幫他執月槍以上戰場，作財產的防禦。無產階級若有了覺悟，那是最不利於他們的，所以邱椿李璜這一般「士」底領導在現在要來為他們當白衛軍，盡量地反俄反共反工農，手執反赤旗幟站在軍閥帝國主義底周圍，大聲喊誦，他們講國家主義底，根本意義，就在於此。

這些便是國家主義之真正的哲學基礎！

國家主義的中心思想

楚女

當曾琦李璜由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們便為他們的「前途」，提出一個口號，說他們要創造一個「中心思想」，做中國的「中心人物」。兩年以來，除了讀過他們幾篇東萊博議式的「嗚呼哀哉」之文，乃竟「日月如梭輪流轉，一事未成兩鬢斑」——所謂中心人物者，亦不過「騎母豬，下校場，手拿鍋鏟——這樣的人，這樣的馬，這樣的兵器」而已，馬戲場中的魔術師，吾人久已仰其丰采，更不必多事贅談！惟其所謂「中心思想」者，則不可不

爲一部分對於國家主義，徒美虛名而未加細察者，畧爲分析。

去年冬天，憚代英在復旦大學演講，說「國家主義徒事空談，自從曾國藩，李鴻章以來，中國人講國家主義已經數十年，其實對內對外哪里看見他有一點辦法！」一部分信仰國家主義的青年與國民黨右派聯合戰線，否認憚君之言，說醒獅派的國家主義，與曾國藩李鴻章的國家主義不同。是的！我們就姑且承認是「不同」！但請你們說出你們的所以不同來！

你們說「我們的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國家主義，與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不同；我們是要求國家獨立，並不要求侵畧他人；我們的愛國是出於天性，並不是爲了什麼；我們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是的！這是何等冠冕而且堂皇的話——尤其是感情生活時代中的青年，聽了你們這些話，非常容易感動！然而一按你們的行爲，則阿米巴的原形就不免要在顯微鏡下顯了出來。你們的矛盾，你們的熱中，你們的個人主義，我已在「顯微鏡下之醒獅派」那本小冊子中，剖析得很詳細。現在只說你們在醒獅報上和演講中所說的，便足以證明你們的那些冠冕堂皇之言是虛偽，你們的國家主義之性質實與曾國藩李鴻章並沒有什麼不同。你們崇拜最新式的帝國主義者克勒蒙梭和普恩開雷；你們欽仰「德國，德國，於茲獨絕」的威廉凱撒精神；你們論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

備競爭，詆誹非戰論者，暗示國民要求中國也有強大的海陸軍；你們歌頌歐美資本主義，竟至造謠說謊硬說，歐美的勞動者，亦為各帝國主義者侵畧殖民地的主動者贊助者；你們的外抗強權並不用分析的識別指出帝國主義者在英國，在日本，究竟是誰，你們故意避去帝國主義和統治壓迫階級諸名詞不用，籠統的稱為「倭奴」「英夷」，故意給「帝國主義者」一個躲閃之地，挑撥狹隘的「民族」感情，酷似俾斯麥克，伊藤博文的教育政策；你們反對俄國的革命，你們憤恨第四階級打倒第三階級，你們不願意像俄國那樣被壓迫階級起來對內打倒統治壓迫者，對外打倒侵略他人的「帝國主義者」的事，得到發展；你們詛咒平民獲得政權，詈之曰「暴民專政」；你們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員一樣，見了有一點強烈個性不作馴奴之態受人支配的人，便名之曰布爾什維克，你們對於凡是稍能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稍有較激刺革命行爲的人和團體，便呼之為共產黨，詛之為「被共產黨人所操縱」。而繼之以會琦式的「嗚呼」長太息；你們不贊成勞動者反抗資本家，取得較好的生活；你們反對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而主張李鴻章式的「以夷制夷」；你們極力提倡東方文化，說本國歷史中有「好東西」，這好東西便是「無入而不自得」的精神，與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後相映，你們不承認蒙古也是一個民族，你們不許蒙人獨立，認為應受中國壓迫，做中國的殖民地；你們公然地主張賢人治國，農人工人則當「由之而不知之」的「順帝之則」……綜計

你們這些反動的言行，寶合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克勒蒙梭的復仇主義，德國式日本式的軍國主義，摩根式，史汀萊式的資本主義，袁世凱的「開明專制」，梁啟超的「賢人政治」，剛毅，載漪之「滅洋」，葉名琛，徐桐之「攘夷」於一爐——你們心目中所要演的戲，是薛仁貴跨海征東，越裳氏九譯來朝（所謂外抗強權）；打嚴嵩，殺董卓（所謂內除國賊）；你們或者仍然期望着設馬尾船廠，江南造船廠，在小站練兵。你們的國家主義的內容，便是如此，「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可謂豐富異常——誠然是與曾國藩李鴻章不同——又豈止曾國藩李鴻章而已哉！

然而無論你們合古今中外，新舊智愚——怎樣的豐富，為結起來，總不外單純的「富國強兵」四字。自從武王發載文王木主伐紂以來，遞傳至張良，鄧禹，以至「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亮，以至日以變法自強之李鴻章張之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傳，而至曾琦李璜，大發嗚呼之論，較之賈長沙治安三策，尤為痛切！偉矣哉！曾琦李璜之愛國也，殆可謂文起八代之衰矣！只可惜八代之衰雖起，而（花樣總跳不出左史班范以外，請問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不是曾國藩李鴻章的腐敗思想是什麼，不是曾國藩李鴻章的鬼為厲藉曾琦李璜復活是什麼（李鴻章比曾國藩通洋務，李璜也比曾琦會做幾句「註一」「註二」的西式文章）——以復仇主義，軍國主義，隸屬蒙古的殖民

主義，而「強」兵，不是帝國主義是什麼！」不以平民取得政權為應當，不贊成勞動者獲得較好生活，而主張賢人政治的「富」國，不是資本主義，又是什麼？」好一個二十世紀的國家主義，與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不同——請問「不同」究在哪裏？惟其如此，惟其醒獅派的家主義，就是現代橫行世界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以會琦李璜，才恨死了社會主義的俄國；才拚命地與那專以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為職責的共產黨作對頭；才主張賢人（在歐美的德謨克拉西政治中，便是資產階級，日本現在的賢人便是三井，三菱，大倉喜八郎等，美國現在的賢人便是摩根，洛克匪勒，中國的賢人大概就是張謇，虞和德，及其贊助者梁啟超，曾琦，李璜，熊希齡等）政治而罵蘇維埃制度是暴民專制；才崇拜普恩開雷；才希望擴張軍備……○「嗚呼」「咄咄」（這是小子學步會琦先生的）！所謂中心人物之中心思想其根莖便是如此！老實些說，藉「國家主義」為階梯，替資產階級（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作走狗，作喝導者，作衛兵，作轎夫，以謀其自己一身之「賢人」生活——小資產階級性的寄生生活——以求其個人生活上之安富尊榮而已！意國的墨索尼里，現在總算達到了這個目的）自然，我這種唯物史觀的評斷句子，是足以使會公李公怒目切齒憤恨我把他們兩個「人」當了「物」的，然而且請稍安勿躁，待以時間（時間是人間最厲害最精緻的顯微鏡），小子今日誅心之言，他日將於提倡「賢人政治」之結果驗之！章士釗

，梁啟超等俱曾名聞一世，使青年崇拜之者，挾新民叢報，甲寅雜誌以寢食，至於今日章梁之生活，固已成為正規之「賢人生活」矣！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最後，我們談到愛國出于天性的問題？

「愛國」！「愛國」！在現在這個時代，自然是誰也不敢反對，誰也不能不贊成的一種高尚的倫理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每種香烟的廣告上，都標着這個倫理的語句——「請你愛國，請你吃這愛國的香烟」！其餘如泰豐之罐頭，天虛我生之牙粉，廣生行之花露水，馬玉山之餅干，三友實業社之毛巾，某某公司之火柴，商務印書館新書之影片；亦莫不標明白：「此唯一國貨（或作國產）也，希望同胞注意焉」！張作霖通電入關，是以國家為重，是愛國；吳佩孚棄討賊之大業而忽然討赤，亦是以國家為重，亦是愛國；章炳麟，白晝見鬼噬語連篇，籲請吳玉帥，張雨帥，孫馨帥合力討赤，亦是愛國；豬仔議員，時京時津，南北奔走，今日商議賄選，明日聯名通電集會，亦是愛國；在什麼地方我似乎還看見過愛國理髮，愛國盆湯的招牌；至於中華書局總經理先生在編輯部中向各位博碩編輯先生說：「現在國家主義已經興起來了，請你們編書時，酌量放一點進去」，那更是窺透一般人心理，努力於這個高尚的倫理責任之履行的「賢者」了！愛國，愛國，在表面看得去，竟是這樣的普遍；誰能說曾琦李璜說的「愛國出于天性」，不是哲學上的「真實」呢？

但我要問愛國出於天性的國家主義者一句話，你們愛國究竟是爲了什麼？「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表現他的，是因爲有一羣人，結合在一起而經營生活的緣故（但此結合並不是一個階級的結合，乃是數個經濟生活不同的階級因爲傳襲的習慣及自然環境關係同居在一個區域內的意思）。我們爲什麼要愛國呢？是不是因爲這「國」內的人，受了別國的壓迫，而生活痛苦的緣故？所謂愛國，自強，獨立，禦外，是不是要使這些生活上受壓迫而感覺痛苦的人，得到解放，得到好的生活？這些人——即這些國民——是些什麼人呢？曾琦李璜等賢人便能代表了他們麼？四萬萬人中除了賢人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盡是農人工人——即醒獅派名之曰「暴民」者——我們愛國，其主要動機，唯一目的乃是在愛他們，使他們獲得好的生活，脫離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痛苦（如手工業之因洋貨暢行而失業者，農村之因工業侵畧而破產者），與軍閥武人之壓迫。必如此，然後我們所愛的國，才有內容。醒獅派主張賢人政治，反對農工生活向上，反對平民獲得政權，故其愛國主義，實際上只是一個僅愛抽象之國而不愛其國中之民之愛「空國」主義。可憐中國大多數人民今日所過的生活，還不值喚起我的「天性」麼？爲什麼國家主義的天性只發之於「國」而不發之於國中之「人」呢？唉！天性！天性！買櫝還珠，畫餅贈人——醒獅派所愛之國，只是幾何學上的平面；幾何學上的平面，自然是一個真實的理論；只可惜不是人世間實

有的事實！故最後「結穴」論斷，醒獅派的國家主義也並不見什麼如上所說之豐富！肥皂液吹成一個大氣泡「空空如也」！惟其是空的，所以他們的「抗」與「除」也就沒有切實的「行動」；惟其他們不要大多數下層羣衆，而只作他們少數賢人的領袖運動，所以也不能有切實的行動；所以他們更反對他人之切實行動！一個掛革命招牌的黨派，在實際上都無切實的革命行動，而且反對他人之切實行動，甚至有時反而幫助反動勢力壓迫他人之行動（如誣學生會爲共產黨機關，公開的向軍閥挑撥，叫軍閥來摧殘），則非反革命而何！故醒獅派者，現今中國之一反革命的法亞士蒂之集團也！嗚呼！中心人物們的中心思想！

國家主義的根本錯誤在那裏？

王啟鯤

主義不是從一個人的主觀上創造出來能夠施行無阻的，必具其客觀上的相當條件，換言之，便是一方面要合于民衆的需要，一方面要不背世界的潮流，不是欲這樣說，便這樣說，欲那樣行，便那樣行的，主義不是這樣容易成功的東西。我黨的三民主義，是孫總理殫四十餘年的精力，從世界人類歷史的進程上研究出來的，簡直可說是時代潮流的結晶。不但適合于中國國情，且可以推行于世界而無阻。凡稍肯用心研究，而又不輕視人類歷

史進化的，大約不以我這些話爲過言。○誰知道于世界革命潮流澎湃，中國革命局勢嚴重的當中。又生出醒獅派的一派食古不化學今不通的國家主義者，對於我黨固持異議，大吹大擂的特提出狹隘的國家主義來，以撩亂一般思想還在飄搖未定的青年，這是怎樣痛心的一回事！當此革命局勢緊張，革命勢力，首要集中與擴大。○這種障礙革命運動的國家主義，及其陳腐不堪的什麼醒獅朔風國光等論調，我們非將其根本掃除不可。

(一)由人類歷史進化方面證明國家主義的觀念錯誤

人類社會，隨着社會經濟組織變動而演進。○人類自經過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後，農具漸興，于是由畜牧時代而漸入于農業時代，當時，既免除了隨水草而居之勞，便漸漸形成家族制度。○人類靠著耕種以供給自己及家族的衣食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沒有超越家族的觀念，所以老子說：「老死不相往來，雞狗之聲不相聞。」便是描寫那時代人類生活的狀態。其後人類漸漸感覺到這些生活不能夠滿足，所需要的工具感覺到缺乏，自己又不能生產，而自家所能生產的東西，自己又不能夠用盡，換句話說，便是自己所有的人所無，人所有的己所無，于是各以有餘換不足，而形成交易的社會。○交易的局面既成，必有大家集中的場所，從事于交易，始感便利，于是漸形成都市的雛型。其初不過以物易物，惟物與物之間，難得相當的價值，于交易上仍感不便，于是便想出一種貨幣以爲交

易的媒介，貨幣的制度既成，而交易愈發達，交易發達而都市愈繁盛。人類于是時，一方面既從事于農業，一方面又從事于交易。家庭手工業亦于是時逐漸興盛，交易物品亦因之豐富。于是漸由農業時期而入于商業時期。商業既發達而人類離家以從事于貿遷者日衆，人類至此漸超越家族觀念而適宜于較大的社會生活，于是自然地集合同血統宗教的民族而組成國家，這是人類由家族社會組織變爲國家社會組織的進化程序。人類既由家族社會組織變爲國家社會組織，則又必由國家社會組織變爲含國際性的社會組織，這是從歷史進化的途徑上可以推得出的。且世界上自機器發達後，各強盛國家已由國家主義而變成資本帝國主義，資本帝國主義至今日又已發達到最後之二階段，是世界上的經濟組織將起變動，而人類亦必于是時從新組織適合于新生活的新國家社會。蘇俄便是順着這些時代潮流而產生的一個含有國際性而適宜于新生活的新國家社會。可見人類社會的演進，已經趨到這方面，是隨着社會經濟組織的變化而推進的，不是人力所能夠阻止的。我黨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求我民族對外的自由平等，一方面要國內民族自由平等；我黨的民生主義，先求國內人民生活的滿足，主義其目的全部，是要進世界于大同，這亦是順着時代潮流而要造成一個含有國際性而適宜于新生活的新國家社會。國家主義派昧于歷史進化的原則，閉着眼睛兒

41-54 页缺失

我們既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口號，那末，寄生于帝國主義下面的反動派——國家主義派尤應迅速撲滅！免使流毒無窮，阻障國民革命完成。

國家主義者反蘇俄的心理

黃鐵民

自歐戰告終以後，各國的經濟受創甚劇，其結果少數資本家壟斷了生產機關，使大多數的工人流離失業，以致百物昂騰，生活困難，促成現代社會經濟的恐慌；各國資本階級爲着推銷商品，尋找市場，不能不藉此殖民地之弱小民族爲其犧牲品，以施行帝國主義侵略的方法，形成一個統治階級，造成了社會反動局面，如摩洛哥戰爭及敘利亞戰爭土耳其戰爭，這都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之表現。同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政權落到共產黨人手上，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震動了全世界，並以提攜弱小民族爲唯一主張，而世界資本家便起恐慌，設法抵抗蘇俄，可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生命，就是寄存在弱小民族之下，帝國主義爲維繫他的生命，當然要盡力反對蘇俄，中俄的關係在歷史上在事實上都有聯合的必要，中俄的革命戰線愈鞏固，帝國主義愈形恐慌，帝國主義一方面以高壓政策想遏止中國民族運動，一方面來利用醒獅派的偷鷄小黨國家主義，散布謠言，希圖擾亂

，這是帝國主義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毫不足奇。

我們知道中國醒獅派的國家主義，他唯一的政策就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外不親善內不妥協』及反俄反共仇視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一方面盡力破壞革命勢力之聯合，一方面破壞本黨與國民政府之信用。我們看看國家主義之組織，都是一般怯弱的，虛偽的，士大夫，特殊階級，混合而成的，沒有理論的根據，沒有客觀的事實，更沒有民衆爲之擁護，我敢斷言絕沒實現的希望。國家非人類最終之生活形式，故國家主義非吾人生活最終之目的，國家主義非永不變之主義，由此可知狹義的國家主義本無穩固之立足點以與本黨主義相對抗，最近他們排俄的政策，以藉愛國之名，掩飾一般青年學生，高唱什麼『嗚呼！——赤禍，國將亡矣』以表示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革命者。究竟他們的心理，是專重反俄反共，假意承認三民主義，以取間離的手腕，而保持他們特殊階級的地位，以鞏固私有財產制度，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用不着再去護辯。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的理論，不是憑空構造出來的，是根據社會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不是曾琦，余家菊他們一流的盲目革命所爆發，我們要以科學的眼光來觀察社會的全部，更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所能及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利用生產機關，霸佔了世界金融，壟斷了市場與原料，把世界形成了兩個對壘階級，貧富間的懸絕病態愈形顯明

，人類爲着生活慾望的要求，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要取一種鬥爭的形式，向壓迫階級進攻，這是人民自己的要求，我們何必多加討論？國家主義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怕『赤化，過激』這也未免太担心了！

我們總理決定「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以後，黨內的新舊右派，無時不表現摧殘和破壞的野心，唯國家主義則首當其鋒。這是他們根本不明瞭中俄携手的意義，因爲中國現在是被壓迫民族之一，俄國是援助被壓迫的國家，這是有結合的必要，中國與俄國聯合，因爲有道德上的觀念相吻合，兩個反帝國主義的旗幟對擺起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馬上就要崩潰，在實際上俄國已積極的援助中國，並且取消中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都是有許多事實可以看見的。

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這句話已成了國家主義的口頭禪，試問現在中國的賣國賊不是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嗎？他們不但不能剷除國賊，還而要潛伏國賊腋肘之下來生活，如曾琦余家菊郭秉文等在上海勾結軍閥孫傳芳壓迫工人運動，毀謗國民黨左派份子，這就是他『內除國賊』嗎？唉！他們的心理上所爲國賊就是共產黨罷了！至于『外抗強權』現在列強在中國最有勢力的莫如英日，如五卅慘案，沙基屠殺，及最近萬縣慘殺，沒有看見過國家主義作一篇宣言散一個傳單，作一次的反帝國主義大遊行，他們心理上所

謂「外抗強權」就是要排擠俄國，撤斷中俄的聯合戰線罷。

所謂「外不親善內不妥協」表示他純潔不同的革命，主張中國富強，中國獨立，仍何國家不親善，仍何黨派不妥協，這樣清高的國家主義，我恐怕在現代的社會中不能夠行了吧！我希國家主義的先生們要站在革命觀點上說話，不要盲目的毀謗，掩沒了良心。

國家主義者的原形

鍾

在帝國主義軍閥兩重壓迫下的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國民革命，以解除中華民族的枷鎖，俾臻於自由平等的地位當中，乃有阻碍我們革命勢力發展的所謂國家主義派的產生，可惡極了！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其最大目的，在打倒壓迫剝削殘殺我們的帝國主義和軍閥。他們是對我們唯一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打倒他，然而他們是我們最明顯的共敵，他是不能用什麼方法來淆亂我們煽惑我們，而且我們一定不會受他們淆亂煽惑的，唯有那國家主義，他表面上掛起國家的招牌用很好聽的「愛國」名詞提出什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等口號，來誘惑我國同胞淆亂我們的視聽。但他行動上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得到他破壞我們革命的進行，一方面更替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宣傳辯護國家主義，和軍閥，他是革命有形的直接的對象，所以無論怎樣大的勢力，都不能阻止革命勢力的發展。唯有那國家

主義利用這愛國的好名詞，可以朦混一般不大明瞭時代與環境的人們跟隨他走，致無形的使我們民衆的革命勢力分散，阻礙革命勢力的發展，所以國家主義實爲分散革命勢力阻礙革命進展的一種反動勢力，在此革命高潮當中，我們不能不揭開他的假面具，使我愛國革命的民衆，明白國家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方不致受他們的朦混淆惑一致團結在革命的戰線上共同奮鬥！

國家主義的產生——國家主義是在歐戰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潮流高漲所激起的一種反動思想，這種思想是小資產階級既受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損失，又值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暴動，恐怕成功就會共他們之產的種種原因，集其仇恨和恐懼，企圖征服無產階級的主義，如意大利的法西士蒂就是這種組織，中國的國家主義的創設和行動，亦同意國一樣沒有絲毫差錯，中國的國家主義是曾琦李璜等留學法國受法帝國主義反俄反赤的宣傳影響，回國時又值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最努力的時候，他很恐懼就發起組織國家主義，自發生到現在有兩三年的歷史，他們最努力去幹的，只是借反赤名義反對國民黨的三大政策破壞國民革命戰線，甘與我們爲敵！我們就他的發生看起來，他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上面，而甘爲帝國主義者大資產階級的工具，去征服最痛苦的被壓迫階級。

國家主義者的使命——國家主義已然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上面，甘作帝國主義的工

具，去做些所謂反赤的勾當，反面言之，是想維持現在不平等的萬惡的宗法社會，藉自私自利，防阻改造社會的革命進行，所以他們不能不承受帝國主義者諭旨了。國家主義者他不是擎起愛國的招牌來嗎？然而我中國現在受帝國主義者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將要滅亡了，尤其如去年五卅慘案英帝國主義直接屠殺我多數同胞，全國人一致反抗，他們並沒有堅強的表示，不過為掩飾其反革命的行為計，說了幾句空話，就不聞不問了，又如對日本出兵滿洲，說幾句空談，對於民衆反日出兵示威大會，竟拒絕參加，這已經露其真面目了。○然而表面上還要掩飾，今年國民軍與奉直之戰，他們居然公開替帝國主義者大吹大擂，去宣傳討赤。○他們永遠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不知所抗的強權與所欲除的國賊是什麼和什麼人？難道就是中國國民黨和國際上的蘇俄嗎？那末，怎不掛起愛國的招牌做些禍國的事實，不如明明白白地叫什麼討國民黨大同盟或所謂反赤同志會，豈不名副其實？於此可見他們是要破壞革命勢力的，不過藉反赤為前驅而已。○彼等實際上行動上是反革命，是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國家主義的「革命」對象——我們知道革命的發生，是由時代環境產生出來的，決非聰明才智的人所能憑空造起的，中國之所以會起革命實由于大多數的民衆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剝削橫暴虐殺，致不能安其居樂其業生活問題不能解決而起的，所以國民革命是為

被壓迫階級謀解放的，是站在大多數民衆利益觀點上的，革命的對象當然是壓迫民衆的！帝國主義和軍閥。國家主義者則表面上看去，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似乎是與我們同道的，但實際上指蘇俄爲強權，所以對於蘇俄則極力主張絕交，說他是赤色帝國主義，所指的國賊，不消說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了，所以日日誣鱷爲人民謀利益與民衆合作的國民政府爲赤化，極力慫恿張吳孫利用討赤以討好他們，同時對英日帝國主義則極力討好替他宣傳所謂「反赤」，對於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的賣國殃民並沒有代人民伸下一氣，還要主張什麼全民革命，你的「全」在那裏？你的「革」是什麼？，老實說：國民政府是爲全民謀利益的，你誣鱷國民政府，就是誣鱷全民，就是全民爲你們革命的對象了，所以我們說你是帝國主義的狡走狗，你也不能否認罷？

國家主義者的「策畧」○——國家主義原是懦怯的虛偽智識份子的結合，所以他做的把戲，盡是些魔術家的手法，眩惑了一輩子不明瞭現狀的青年，替帝國主義張目，他的外抗內除的策畧，充其量無非是遷移我們民衆革命的觀點和破壞我們革命的聯合戰線，年來我們民衆已漸認識切害我們的大盜，正向其追出，將受擒獲之際，國家主義者，忽出叫大盜不是這一個，是那一個，以亂我們的耳目，分散革命的力量，如破壞民衆組織，到處分裂統一運動，都不遺餘力，至與其他不過是紙上空談欺騙人們的，如「外不親善」「內不妥協」這

種策畧，只適用於蘇俄和國民政府，其他任何帝國主義和國賊居然和他親善和合作起來了，這豈不是卑污虛偽嗎？欺騙人們的魔術策畧嗎？我們明瞭國家主義的策畧是分散國民革命的各階級聯合戰線與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死敵呵！

國家主義是什麼東西，在上面已經將他的意義行動和策畧，通通都說明了可知國家主義，和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與國民革命是互相衝突的，然而他們竟掛起革命招牌，來矇混革命青年分裂革命勢力，以行其反革命之實，實為國民革命前途一大暗礁！所以我們革命同志對於這陰險的國家主義應當留意明瞭他的真面目，不要中他們的詭計，一致團結起來向一般反革命的勢力反攻，以打倒國家主義派完成國民革命。

(附) 反國家主義宣傳大綱

(一) 國家主義是怯懦虛偽的智識分子(士大夫)，假愛國之名，以掩飾其不革命，反革命之行爲的口號，他們從來不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亦從來不敢，而且不願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近年中國國民革命，潮流高漲，尤其是本黨改組以後，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呼聲日高，他們既不能追隨民衆，以共同趨赴革命之目標，亦更不了解革命之意義，而發生努力，參加打倒帝國主義，與其走狗的工作之決心，他們乃

故意提出新的口號，如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外不親善內不妥協」，以表示他們與一般革命同志之不同，然而此等口號，有甚麼意義呢，國家主義者，曾經除了什麼國賊，曾經抗了什麼強權呢？絕對沒有這一回事，但他們却認定一切革命勇敢作戰的本黨左派分子，與共產黨員，為國賊，且加以攻擊，認定能在精神物質上給中國革命運動最大幫助的蘇俄，為強權，盡力妨害中俄民族間親善的感情，國家主義此等荒謬之行爲，不但與愛國之道，絕對背馳，而且實際是站在帝國主義一方面，向一切不利於帝國主義之革命勢力進攻，因此國家主義者，在客觀上，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仇敵，每個忠實的革命同志，必須盡力的反對他。

(二)國家主義的理論根據，是極端薄弱的，近代的國家，每由於各民族各階級組合而成，各民族各階級之利害不一，定是一致的，而他們現在所居的地位，亦不一定，都能够平等，但國家主義者，則欲藉國家二字抹煞一切民族間的問題，他們名為愛國，實際是要犧牲大多數弱小民族與壓迫階級的利益，以見好於特殊階級，而發展他們的帝國主義的空想，中國今日居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若無誠意與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同力合作，即無以達到打倒帝國主義之目的，在中國今日所謂特殊階級，如紳商之流，實際只是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私利的買辦階級，或資產階級，他們的利益便是帝國主義的利益，國家主義者，不知

世界和中國之現狀，妄想扶持此等特殊階級，以實現他們心目中的大中華帝國主義，不知此足使各民族各階級，不能諒解合作，而徒爲帝國主義與其走狗助長聲勢，我們相信除了各民族各階級人民的實際利益，無所謂國際的利益，我們爲了各民族各階級的實際利益，應當打倒大中華帝國主義的思想，而且應當打倒特殊階級，所以我們必須反對國家主義。

(三) 國家主義者，有時勉強將他們的主張曲附於本黨三民主義，本黨中思想落後的右派分子，有時亦受其影響，居然曲解本黨的民族主義，謂與國家主義理同，一揆此等見解，殊爲荒謬，本黨總理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已明白提出「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已將民族國家分得清清楚楚，總理說，「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國家主義欲以愛國二字，強迫各民族各階級，使犧牲他自己的利益，正是霸道的証據，我們的民族主義，是要使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得着平等解放，正是要打倒霸道，使各民族各階級，成爲王道自然的結合，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更說明「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排除狹隘的國家主義，此等狹隘的國家主義，常爲帝國主義之誘，因縱使民族革命成功，亦徒爲新興之帝國主義，」又說「所謂國家主義派者，以爲今日欲救中國，但當如日本之維新，即能自致於富強，爲此說者，不惟未知日本維新之際，尙留封建之餘毒，以爲害於其人民，且已生帝國主義之厲階，以爲害

於世界，且其於日本維新之際時代與環境之關係若何，亦忽焉不察，日本維新之時，帝國主義正如旭日初升，故日本之摹仿，出於不自知其然而然，若夫今日帝國主義，已近末路，其自然崩潰之期，已可推算而得，尤而效之，適見其惑而已，「此足見本黨久已認定霸道的國家主義與霸道的帝國主義，實有密切之關係，在今日霸道的帝國主義，已瀕末日之時，而提倡霸道的國家主義，不但於理不通，于事亦有害無益，本黨對於國家主義如此明白反對而國家主義者與一般自外於本黨之右派分子，尙欲勉強將本黨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混爲一談，徒見其無恥可憐而已。」

(四)至於所謂國家主義者之成分，與行爲，則更令人齒冷，自少數思想落後分子，提倡國家主義以來，一般反動的教職員，紳士，學者，對於革命運動，持觀望之異議之右派學生，均羣以國家主義者自命，甚至張作霖，孫傳芳，唐繼堯等，賣國軍閥，亦復效法其口吻，而所謂國家主義之領袖，不但絲毫不以爲恥辱，反以其正有中于彼等投機自眩的心理，而誇張，爲風起雲湧之愛國運動，跡其實際之行爲，不但此等別有用意之國家主義的信徒，本只是用國家主義，爲其防禦而且壓迫革命運動的藉口，他們從來不肯參加任何與帝國主義軍閥戰鬥的工作，即所謂國家主義的領袖，亦恬然無恥，謂現在尙是宣傳教育的時期，避免一切實際戰爭，他們對於貪儒章太炎，梁啟超等，則盡力妥協拉攏，對於學閥郭

秉文，黃炎培等，則藉批評攻訐以爲示威之計，而自從東南大學，賞給余家菊曾琦等數名教授，遂啞口無一言，對於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等，則以有時作幾句不冷不熱之批評，爲敷衍耳目之具，而一方則自告奮勇，爲一切反赤運動作前驅，對於本黨與國民政府，則藉口譏評聯俄聯共，一方盡力破壞革命勢力之聯合，而一方卽以此圖謀破壞本黨與國民政府之信用，根據此等事實，本黨對於國家主義，認爲完全是反革命者的飾辭，彼等在實際行爲上，已處處表現其反革命之醜態，本黨矢志努力革命，打倒一切革命的障礙物，所以對於國家主義，不能不深惡痛絕的反對他。

(五)我們必須揭破國家主義者的奸計，卽藏身於「愛國」名詞之下，實際與全國民衆作仇讐，他們說反對國家主義，便是不愛國，不要國家，我們一定要教訓他們，只有我們是愛國的人，我們爲了救國家已經獻身於革命運動，但我們愛國爲國家，是要解放全中國被壓迫的人民，講什麼單純的國家主義，譬如吃飯，是要維持生命，以便於從事工作，我却作反對吃飯主義，豈有反對一個人單純的，只知講吃飯，可以說是不愛吃飯麼，當然絕無此理。

編輯後話

國家主義，原來是幾個不中不西，半新半舊的洋學生——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等出風頭的胡調，好似七八年前上海灘上專門靠做香艷小說吃飯的徐枕蓀吳雙燕等一般的投機。○近來「該」主義者因「反赤」有功，居然和「列帥」常來常往，和紳士老爺們平起平坐，帝國主義者更喜其善於「反俄」，不惜以金磅相酬，窮小子既承這般洋大人，列帥老爺們的青睞，焉得不鞠躬盡瘁，大效其狗命，這便是國家主義者猖獗的經濟背景。

「該」主義者祇跟上了這般濶老本來還值不得注意，至多不過又形成一批研究系政學系新民主黨之類的畸形貨色，最討厭的是他們一邊豈還一般自命「愛國」的青年；一邊又勾結上了幾個國民黨領袖——章太章徐紹楨謝持之流——組織什麼「反赤大同盟」——并拼命對本黨後端破壞，在他們固然是做砲臺大，在反革命前聯合戰線不能不說更加惡劣，我們對他們反攻的原因即在此。

這次後方政治工作聯席會議因重視這個問題，特提出大會討論，結果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計畫反攻的方法，一方面更請中央黨部訓令各級黨部及各地黨報對該主義派一致努力反攻，故自委員會將反攻方法具體決定及中央黨部採納并執行聯席會建議以後，一時各地

反國家主義的空氣頓形緊張，足証在黨治下有訓練的革命民衆對國家主義派的荒謬已有相當認識，然而我們仍不滿足，我們更應該將這個運動擴大到全國去，至少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區域內絕對不容許「該」主義者生存，然後彼反革命的聯合戰線，始能將其衝破。○現在委員會將編輯的責負委託我們，現在，我們將反攻的文字已編纂成冊，並先將第一集付印以後仍盼望熱心參戰的同志們繼續努力！

編者十月廿二日

編者誌

總政治部出版書籍一覽

打倒
取消不
爲什麼要擁護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與農民
革命軍人與軍閥
國民革命與軍人
農工學婦女聯合起來
中國國民黨是什麼
統一中國的時機到了
戰時政治工作須知
文藝叢刊
戰時政治工作綱領
刑事條例連坐法
革命歌
商民協會章程
農民協會章程
湖南人起來了
湖南江西政治概況
北伐宣傳總綱
江西軍事政治概況

孫總理北上宣言
孫總理北上宣言
大元帥對時局重要宣言
政治工作大綱第三號
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及訓令
全國大會宣言及決議案
湖南軍事政治概況
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
中國學生聯合會清程及宣言
政治訓練大綱第二號
政治工作須知
孫中山先生事畧
革命與革命軍人
士兵文叢
我們的工作鱗爪
反國家主義特刊
慰勞北伐軍人特刊
士兵讀本一二三四冊
廖先生週年紀念特刊
戰事新聞北伐特刊

印刷中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